

## 哭送屠岸先生

□高瑛

您曾经对我说：“很喜欢吃金华火腿”

天还暖和的时候，我就想把艾青家乡人，送来的金华火腿，转送给您。

我打了几次电话，您家中无人接听。后来有人告诉我，您装修老房，借住在别处。

我去了南方，刚刚回到北京。又想起了那条火腿，

也想去看您。

今天突然得到消息，说您已经走了。五雷轰顶！五雷轰顶！

失去了您，让我悲痛难忍。想到今生再见不到您，我的热泪滚滚……

为什么永别的偏偏是您？如今，这条金华火腿，叫我送到哪里？往哪里送？

2017年12月17日

听  
书  
□周博

在少年时代，我非常喜欢听说书。那时老家还很贫穷落后，家里买不起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我听的都是民间艺人说的书。

说书人有外面来的，也有本村的。外村来的往往是经人介绍找到生产队长，推荐的人数多也是书迷。那时请人说书也就是二三十斤小麦，再管几顿好吃喝，就能说几个晚上。上世纪70年代，我的老家就已是个颇大的自然村庄，有5个生产队，统共有1000号人，喜欢听说书的人多，在众人的撺掇下，总有一两个队的社员们愿意出粮，大家凑份子，每年也能听几个晚上的评书。老家说书通常是在歇伏的时候，时节农闲了，天气闷热，又没有电扇和空调，只能靠摇着扇子纳凉，晚上很难入睡，听说书正好可以消磨溽热难熬的夏夜。说书的地点通常在村中一块开阔的空地上，说书人坐着一条长板凳，面前摆放一张方桌，桌子上面搁着带玻璃罩的洋油灯和暖壶。听书的几乎全都是男人，光着膀子，身着黑色或蓝色粗布短裤，穿着布鞋，不少人脖子上搭条手巾，坐在小板凳或马扎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坐得黑压压一片。大人们摇着扇子，吸着纸烟，烟火明灭，烟雾缭绕，形成一个极具规模的说书场。如此壮观的场面也感染着说书人，他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有激情，大家也都听得很入神，常常听到深更半夜。

我们村有俩会说书的，且均在我们生产队。一个姓刘，他读过几年书，识字，常常见他腋窝里夹本书。他看的书多，会说的评书也多，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声如洪钟，深受乡亲们欢迎。他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我非常怀念他。另一位是我的本家侄子，比我大20多岁。他双目失明，记忆力过人，他能将听过的评书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再说给乡亲们听。他是个热心肠，在他闲暇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央求他说书，他也能痛快地答应。他给我们说书时不用任何乐器，然而说得也很好，令我们如痴如醉。当时社员们生活困难，不可能出很多粮请人说书，因而我听的最多的是他说的书。经常是在夏季炎热的夜晚，在他家堂屋外土山墙根下，我们几个发小围着他席地而坐，听他给我们说书。我听他说了很多书，现在仍能记住的有《响马传》《粉妆楼》《薛仁贵征西》等。听书让我了解了历史，体味了人生，也记住了罗成、薛仁贵、樊梨花、杨排风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真的很感激大侄子，他给我的少年生活增添了无比的快乐，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现在每次回老家，都会抽空去看望他。假如有时因故未能去听大侄子说书，我就想方设法让一位姓张的发小在放牛时，或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说给我们听。这位发小的父母几乎不管他，大侄子说书时他基本上场场不落，记性好，口才也好，书说得相当精彩。为了讨好他，有时我让他抄我的作业，有时我的另一位也爱听书的发小，从家里偷拿一两个包子或馍送给他，这位发小的母亲是队干部，家道比较殷实。

老家说书所用的器具和说书的形式是与别处不同的。他们不用三弦、麻喳喳、呱哒板和醒木等乐器，只用战鼓和钢镰。战鼓不大，直径也就尺把长，但声音很响亮，敲打时几里外都能听见。说书时将鼓搁在三角支架上部的网兜上，支架齐腰高，是用六根手指粗细的竹棍和细绳捆绑连接而成，有3个支点，可以灵活地支开和收起。我们老家都是一个人说书，说书人右手敲鼓，左手的五指夹着钢镰，胳膊夸张地上下晃动，靠着手指灵巧协调的动作，让两片钢镰的尖角左右交替相击发出美妙的声音，这个动作难度极大，往往是衡量一个说书人水平高低的关键。说书人说书时敲鼓晃板，咚咚的战鼓声，叮叮的钢镰声，与说书人优雅的说唱声一起组合成和谐优美的旋律，听上去非常悦耳动听，仿佛在说书场上掠过一阵阵凉爽的微风，让大家常常忘记了夏夜的燠热，在愉悦中度过一个个美好的夜晚。说书人说一段唱一段，还伴有口技和动作表情。最特别的是唱，有腔有调、如泣如诉，常使人潸然泪下。

老家说书的语言和内容的风格特点也与别处不一样，纵使同样的一段书也是如此。我们那里的说书人语言通俗，妙趣横生，譬如形容人才貌双全，说书的会说：“这人身高八尺开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人有人才，貌有貌才，一貌三才，三貌九才。”当人长相一般时他又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罢一个人再说另一个人的故事时，会用转折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们能将主人公的武艺演绎到极致，男主人公不仅会飞檐走壁，还会腾云驾雾，有的甚至能呼风唤雨，力大无穷，法术无边。女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万宝囊，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威力无比的暗器，往往只一招就使对手防不胜防，遭受致命一击。他们不管说什么书，主人公的有些故事情节总是相似的，大都是年轻时家境贫寒或遭遇劫难，上山拜师学艺，待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出师下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料遭奸人算计，用蒙汗药、绊马索等将其捉住，押赴法场，只待三声炮响，将头砍下。往往在即将放第三声炮时被高人救走，再次拜师学艺，武艺更其高强，最终打遍天下无敌手。

老家说书的书确实精彩无比。说书人抑扬顿挫的声调，喜怒哀乐的表情，哀怨悲切的唱词，书中主人公拔山盖世的奇功，跌宕起伏的命运，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我，使我连续数日沉浸在书中的情景里，内心激动好几天，犹如过年过节一样。不过，令人怅然的是，说书人时常在故事最为精彩的时候，突然来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虽然大家意犹未尽不大过瘾，也只好怏怏地离开说书场。第二天，我迫切地想知道后来的情节，总是嫌时间过得太慢，巴望着快点黑，好早点听到后面的故事。有时甚至会去很远的村庄听书，散场后还得急匆匆地赶回家，直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翌日昏昏沉沉，萎靡不振。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我竟在课堂上睡着了，后来我的同桌把我摇醒，睡眼惺忪中，我看见教语文的何老师正站在我桌旁，阴沉着脸对我大吼：“站起来！”这是我十几年的学习生涯中惟一的一次被罚站。

寒冷的冬天凝聚在遥远的北方。昨天夜里，我匆忙搭了一辆来沈阳的动车。我一直在看您的散文集《那片淡淡的云》，快4点了才勉强睡下，刚睡着车就到沈阳北。从车站出来，一下就掉进东北的风窟窿里，寒风穿透棉衣，扎进皮肤，戳中骨头，侵入血液，把我冻透了，也彻底冻醒了。

悲恸又从心底浮了上来，现在，这东北的严寒已经赋予它形状，它变成了一块冰，一块塞在胸口的冷冰，狠狠地戳着我的身体。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

昨天，也就是12月13日的凌晨，您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走了。很多年来，一直都是您送我，不管住多高的楼，每次拜访结束后，您都会把我送到楼下，再次叮嘱我多睡觉、少抽烟。每次，我走出很远，回头看您还站在原地，目送着我，向我挥手。近几年，因为疾病和衰老，您曾经高大魁梧的身形多少有些走样，不过，这小小的亏损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自有另一种补偿，您拄着拐杖的样子，显出智者的风范。人生的坎坷遭遇没有压倒您，没有损伤您分毫，到了暮年，您成了一位真正的智者。

今天，我终于有了一次送您的机会，我没有想到却是这样的情景。我曾经也设想过最终的分别——我想紧紧握着您的手，把您最后的温暖留在我手心里。可是，我的梦想落空了。您早早就出发了，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唯一的庆幸，是还能看到您的身躯，一个躺倒的巨人的身躯，那个曾经站在远处向我挥手的智者的身躯——此刻，正静静地躺在沈阳的一座清真寺里。

这寒冷的北国的冬天啊！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了沈阳，眼看就要见到您了，心里却开始害怕、恐惧。站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次定位，距离很近，近得可以步行到达。可是，我想独自走一会儿，我要走到这冬天的深处，我要好好看看这座标注了您作家生涯的起点和终点的城市。

在马路上等红绿灯的片刻，身边一对中年夫妻责怪他们的女儿穿得太少，那孩子站在父母中间，厚厚的羽绒服下面露出一截穿了棉袜的小腿。夫妻俩虽然在批评女儿，脸上却露出温暖的笑容。在这难得让人绝望的天气里，那笑脸对我来说就像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

这是21世纪的沈阳，对于一位从这座城市进进出出无数次的东北老人，这座城市除了名称依旧，还有什么不是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呢？

从4岁到7岁的时光，也就是1938年到1941年，您是在沈阳度过的。那时的沈阳是伪满洲国的沈阳，是一艘浸泡在苦海中的破船。您说过，老沈阳留给您的记忆只与冬天和大雪有关，因此也与饥饿有关。

那时，在每天等待二叔三叔从外面挣来一家人勉强糊口的晚饭前，您仅有的快乐就是跟着堂兄到奉天剧场听评书、相声。那些民间艺人讲述的神怪侠义故事，总是让您不禁浮想联翩沉醉其中，以致常常忘记了饥肠辘辘的苦恼。好心的邻居不忍心看您挨饿，给您一根小小的水萝卜，不想竟被您慈祥的祖母拒绝了。吃了萝卜肚子更饿！奶奶的忠告伴随着您一

## 新作品

## 您终于成为了海洋

——送别高深先生

□毛泽东

生，20多年后，当您成为一位出色的跑农村口的记者，在田间地头采访的时候，热心的回族兄弟拔了一根萝卜慰劳您，您在伸手要接的同时，猛然想起祖母的话，一个激灵，又把手缩回去了。

勉强撑到8岁，父亲把母亲和您接到牡丹江。又是在冬天，在工地上绑脚手架的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了，从此杳无音讯。母亲刚刚生了弟弟，母子三人一下子陷入绝境。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童年该结束了。您必须迅速成为一个男子汉，扛起一家人的生计。您仗着身高略比同龄人高，谎报年龄，去日本人的商号里当童工。第一次拿薪水，您给母亲买了一碗羊杂汤，当母亲怀抱婴儿含着热泪咽下一口热汤的那一刻，您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您终于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这段苦难的关于冬天的记忆有一个近乎童话的结尾，1946年的端午节，已经成为回民支队指挥员的父亲骑着大马回来了。在父亲离家的3年里，您以羸弱的童子之躯顽强地经营着母子三人的生计，从回汉群众热心无私的帮助中，您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善良与智慧；从日寇统治下令人绝望的苦难中，您体味到了亡国奴的心酸与屈辱。在安顿好母亲和弟弟后，您追随父亲投奔人民的军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普通一兵。

您走的那一天，正好是国家公祭日。那从遥远的金陵响起的警世钟鸣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也响起了长长的回声。虽然您来不及再听一次这奔向复兴之路的民族强音，但是我相信，同样浑厚的钟声早已在您耳旁在您心中在您笔端响了很久很久。

我终于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幸好是个老司机，开车稳当，一路上有很多红绿灯，所以车行不快，这多少符合我害怕很快见到您的心境。

从车里望出去，尽是高高的楼宇、宽阔的马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每天都是新的，新得让长居其中的居民都习焉不察，常常忽略了这些变化。

作为一位经历了沈阳各个时段变迁的老人，您虽然能清楚地回忆起老沈阳的旧貌，像一个老学究一样给后辈讲述这座城市以及您曾经生活过的东北老城的变迁史，但您绝不是一个恋旧的人。

您喜欢这种变化，并一直被这种变化所鼓舞所感动。这固然缘于您见证过这座城市曾经的苦难，同时还因为您曾经也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者中的一员。

1951年，您恋恋不舍地从铁道兵队伍中转业，被分配到沈阳工作，成为沈阳第三机床厂的一名管理者。此前的两年，新中国的第一台车床在这里诞生。在建国初期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家工厂生产的车床极大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参与了生产枪支等国防军工任务，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

身为工厂的宣传干部，您被眼前辉煌的建设成就和随处可见的火热场面深深触动，想起辽沈战役和南征北战中死去的战友，您无比珍惜自己能够活着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多少个夜晚您夜不能寐，心中的歌声如不竭的泉水从笔端汨汨流出。

因为老作家江帆的鼓励，您在《劳动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童年时代接受的传统曲艺熏陶，在革命战争中累积的丰富阅历与充沛情感，成为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因为沈阳的编辑和作家朋友的栽培帮助，您迅速成长为一名多产的青年作家、辽宁省的文学新星。1956年，您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祖国的歌者。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的第二个严冬突然降临。因为7首批评不正之风的诗歌，您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22岁，正当风华正茂，从荣耀的巅峰跌落到耻辱的低谷，开始了近20年的屈辱生涯。即便命运如此难以捉摸，您终生都珍视这最初的荣耀，并从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勇气。

从沈阳流放宁夏前，您无数次走在沈阳的大街上。我走过的这段大街，是不是也留下了您曾经悒郁沉重的脚步？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您留在沈阳大街上的脚步还有另外一种慷慨。

20多年后，当您脱下荆冠从遥远的黄河岸边回到东北故乡的医巫闾山下，因为工作的关系，你常常奔波在沈阳和锦州之间的公路上。有一次，为了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你和司机在沈阳办住宿的时候，宾馆的前台告诉您没有标准间只有套房，为了省几十块钱，您带着司机上路去，直到宾馆腾出标间才折回来办了入住。

1994年春天，锦州爆发特大洪水，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一线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遇难。那时您是《锦州日报》的总编辑，同时身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虽然张书记到锦州工作才几个月，你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您强忍悲痛连夜派记者赶写报道，第二天亲自带人送到省里。您没有料到，对这样一位与老百姓生死与共的好干部，竟还有人对他颇有微词，妄图压下他的事迹报告。您二话没说，从有些人眼前拿走材料，摔门而去。第二天，《锦州日报》刊发了介绍张鸣岐英勇壮举的整版报道，随即辽宁省各大报纸竞相刊发，新华社紧随其后也刊发了专题报道，并配发《锦州日报》记者拍摄的张鸣岐最后的照片。

出租车最终把我放在小西关南清真寺的门前。我终于又来到了您的身边。大概一个月前，我们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我们讨论刚刚闭幕的十九大报告，82岁的您，始终保持着曾经的新闻人的职业敏感，您每天收看新闻联播，每天从报刊

和网络上收集时政要闻。您给我分析十九大报告，条分缕析，把其中的辩证逻辑和决策部署讲得深入浅出。您还说您准备参加省作协的代表大会，您想再见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听听大家的心声，分享您自己的心得。您一直关注着当代文学的现场，一直期待文学艺术界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作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精品力作。

我虽然也担忧您的身体，但是，我还是支持您参会，在我心里，您是一杆旗帜。您出席这次大会，于您是怀旧、是职责；于文学新人，则是鞭策、是鼓励。

您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人民诗人，您歌颂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读您的诗，可以读出您对祖国发自肺腑肝脑涂地的热爱，可以读出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待。

您是个全面的作家，除了诗歌，您还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杂文随笔，无论哪一种文体您都可以拿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您在杂文领域进行了深度的开掘，在如今趋于守势的杂文界，您始终是一股清流，是鲁迅开创的事业最忠实的实践者。

您是回族文学的大师，您热爱您的民族，自觉地从民族文学的遗产中寻找灵感，探寻民族文学的新路。您的诗歌《关于我的民族》，已经成为回族文学的史诗性作品。您参加作代会，每次发言都在为民族文学的未来谏言献策，您在宁夏扶植培养的青年作家，如今已成为回族文学的中坚力量。

您一个人登上了辽宁大剧院100多级的台阶——您很少出门，出门从来不愿被别人搀扶——您拄着拐杖精神矍铄地步入会场，在大会开幕前，您还与仰慕您的青年作家合影。您的笑容那么亲切，您的目光那么慈祥，一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您像一个英勇的战士一样倒在了战场上。

此刻，您就躺在我的眼前。我不能靠近您，不能坐在您的身旁，不能再与您交谈，不能再握一握您的手。

我知道这是神圣的殿堂。我遵守您的民族的礼仪，没有在您面前哭泣，我静静地观察亲朋好友和四面八方赶来的朋友对您的致敬、哀悼与怀念。

您曾经说过：“作为老年人的一员，我不怕有一天汇入海洋。我渴望在这之前，不断地增强生命的热度，扩大视野与兴趣范围，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像溪流突破重重围堵与阻截那样，冲出年龄的‘围城’，把单调的晚岁，融入万紫千红的生活大潮中去。”

在您人生旅途结束的时候，您选择了童年开始的地方，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回到自己民族的怀抱，您最终回到了大海，成为了大海。

## 读水

□李佳怡

北方有佳地。时值仲秋，一行来自五湖四海的师友在辽宁东部，距沈阳200公里的桓仁相聚。此时枫叶红得醒目，繁华又铺张，山边沟壑里堆满了深深不一的颜色，时刻惊艳着我的双眼。而我独挂桓仁的水，它并非名川大河，却日夜流淌，生生不息。

我在桓仁遇到的第一滴水在地下。资料上提到，望天洞是山海关规模最大、发育最好的旱洞。若按字面理解，望天洞里应该没有水。然深入洞中不久，我便与水相遇，这多少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从岩石缝隙里滴出的水，湿润润的一片，微弱而毫无存在感。我见到了水最无力的一面，仿佛是胜利，宛若成了叹息。深入洞穴，里面衍生着姿态各异的钟乳石奇观。泪珠般的一滴水，沿着一个方向滴落长达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里面的沉积物才会落地生根，缓慢长大，最终成型。这是水的力量，以柔弱之躯擎起万物……越往里走水越多，走到钟乳石“边石坝”处，水终于有了可观的模样，石缝依然是它诞生的摇篮。它们清澈似幻影，安静得无依无靠。

再往深处，铁栏之下闪着一方黝黑得如同墨玉的光晕，原来是一泊被峭壁围拢而成深达7米的湖。像一只巨大的眼睛，万古不灭地凝视着时空。它卧在整座洞府的最低处，承接着落下的所有尘埃。它一定与所有的水一样来自空中，落下时顺着山上

布满整座山坡。在这里，我同时遇见了水的三种形态——液态之水，淙淙流淌在谷底的小溪；气态之水，漫卷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浓雾；固态之水，凝结在草木枝叶上的冰雪。水是山峰的血液，是大地的经脉。不管流动还是凝结，在这高山之巅，水永远如此，见证着日月轮回、季节更迭、沧海桑田。

游览了五女山和回龙湖，才对浑江有了新的认识。浑江不止是一条江，而是一座广阔的水系。浑江很小，小得在地图上都没有标记。而一旦身临其境，浑江的磅礴之势会颠覆人们对水的认知。这条浩荡之河发源于长白山，一路蜿蜒迤逦而下，敞开博大深邃的胸怀，接纳富尔江、哈达河、六河、大雅河等众多条河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水系，铺展在桓仁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大小不一的冲积平原和滩涂、湿地布满了每一处入江口，造就了独特的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网，桓仁由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基因库。

水是柔弱而娇贵的，它无力拒绝肮脏。生态已成为这座北国小城最为显著的优势。无论混浊还是透明，水都是人类苦难的兄妹，在无始无终的时空里，每一个生命都像一滴水那样路过土地。水是柔弱而娇贵的，它无力拒绝肮脏。生态已成为这座北国小城最为显著的优势。无论混浊还是透明，水都是人类苦难的兄妹，在无始无终的时空里，每一个生命都像一滴水那样路过土地。